

LINGXIUSHI

独特的精神空间

魔幻神秘的色彩

奇异的审美享受



李锐
主编

张潮
丛书

领袖之死

韩少功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LINGXIU ZHI SI

韩少功是一位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

被当代评论家誉为寻求独特精神空间的圣战者。

本选集收入了他的 21 部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

体现了作者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在小说写作探索中的概貌。

这些作品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

如《归去来》中的扑朔迷离、惶惑疑虑；

《蓝盖子》中的聚散无定、恶梦不断；

《诱惑》中的万古洪荒、瞬间永恒……

他的不少小说中都写了“魔幻”和“神秘”现象，

如《爸爸爸》中的绿眼赤体的蜘蛛，

好淫丧身的毒蛇；

《鞋癖》中惨遭横死而复现于闹市、显迹于墙壁的父亲；

三百年前失去双足的众冤魂与母亲无可救药的嗜鞋癖等等，

都深刻揭示了现实人生的真实存在，

给人以精神的启迪和奇异的审美享受。

ISBN 7-5378-2265-4



9 787537 82265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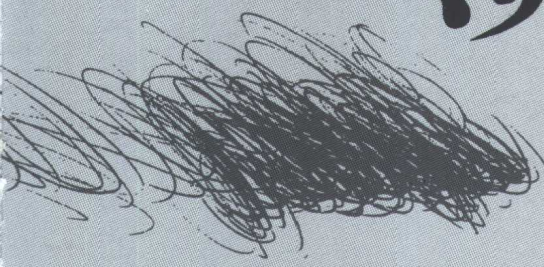
ISBN 7-5378-2265-4

I·2169 定价:16.00 元



李锐 主编

领袖 之死



韩少功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袖之死/韩少功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9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65-4

I. 领... II. 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630 号

领袖之死

韩少功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6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

ISBN 7-5378-2265-4

I·2169 定价: 16.00 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和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创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小说体裁的遗产

(代自序)

□ 韩少功

历史上，中国文学的每一种体裁都受到过歧视，都曾经充当过少儿不宜和君子勿视的违禁物品。

先是有诗词歧视。古希腊人柏拉图曾经宣称，哲学与诗歌之间永远有“旧仇宿怨”，与中国道学家们的“诗词害道”说不谋而合。宋代程颐指诗歌为“俳優”与“闲言语”，朱熹甚至发誓“决不作诗”，连高产诗人陆游也申明“文词终与道相妨”，对自己的诗词常加贬斥。这情形，如同当今有些学问家把通俗电视剧写得躲躲闪闪，对这种客串混钱之举多少也得来点自嘲和自责。

然后有戏曲歧视。“为时既近，托体稍卑”的元代戏曲在诗词登堂入室以后不幸成为下流现象的替补，不论如何繁荣，也一直被《四库》集部视而不见，拒不收录。《红楼梦》里的富家子女奉命吟诗诵赋，修习风雅，但必须将《西厢记》一类作品视为“淫词艳曲”，连暗中神往的林黛玉一开始也要假惺惺地斥之为“混账话”，以示自己一身清白。这情形，如同当今优等女生为讨得教师和父母的欢心，便夸耀自己一心热爱数学和钢琴，不可招供玩了“电游”。

小说歧视的故事当然更长。清末王国维一改学界偏见，著戏曲

研究多种,使戏曲终有高尚名分。于是京戏遂为“国戏”,政要巨商硕儒纷纷以充当梨园票友和准票友为雅事。新文化主将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也多涉笔戏剧,让进步和革命的男女们把剧院入得更加放心。我当时随长辈去看戏,就有赴博物馆或科技馆以继承严肃的文明传统之感。比较起来,当时的“小”说虽也在政策宽大之列,但仍有“小”的卑琐出身而无“国说”之尊,仍让很多人暗暗存疑。比如“爱情”、“接吻”这一类让人心惊肉跳的直白字眼惟小说里可见,于是孩子们在书包里藏一本这样的野书,大有前面所说陆游和林黛玉的惴惴不安,算不上正大光明之举。

到20世纪结束,小说歧视基本上已得解除。但是从诗词到戏曲再到小说,诸多体裁所受道德歧视的一步步减压,其实也是这些体裁一步步告别盛期的过程,是大众的感官满足和欲望宣泄在这些体裁里一步步潮退的过程。这真是得中有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文学本是俗举,以近俗容俗为兴盛发达之本。然山外有山,俗外有俗,小说再怎么俗,一晃眼就已经俗不过商业化电子视听产品了。不久以前,我到一個街头影视放映厅去逛,发现一大群青年人正在拍椅子起哄,要求老板把王朔的一个作品换成香港那种枕头加拳头的“猛片”。我记得王朔多年前还被批评家们指认为中国“俗”主,可是仅仅时隔数年,他在这些起哄的观众眼里已经太啰嗦了,太正经了,太高雅了,太道统了,太不怎么“猛”了,必须在他们的起哄声中退场。可以想像,其他那些满篇字符黑压压以致累人不浅的小说,包括据此改编出来的一些较有文学性的影视,更是热销地位渐失,娱乐功能锐减,不再成为当下的大众文化主潮,在很多人那里差不多已成为无韵之宋词和无乐之元曲,有了些青铜色彩和文物意味。古代道学家们倘若活到今天,面对声色迸放的“电游”、MTV、动作片和色情片,恐怕是宁愿要子女们正襟危坐大读小说的。

小说不大能追得上世俗化的更新换代，小说即便可以浓妆艳抹，也渐多相对沉静和相对端庄的面容，这是小说的不幸？还是小说的有幸？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小说当然不会消失，盛期已过的诗词和戏曲也依然有用武之地，足以使我们宽心。各种文学体裁也没有表现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僵硬定位，这使小说既可以与诗词和戏曲抢题材，也完全可以与电子视听产品争趣味，还任由人们折腾。但大体而言，小说的功能弹性，并不能取消体裁特点对创作者的无形制约。这个形式选择内容的道理，只要想一想用七律来写时装广告的别扭，用京剧来唱星球大战的荒唐，用胡琴来拉爵士和摇滚的力不从心，大概就不难体会。这就是说，小说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小说可以多变却无法万能。每一种体裁都有自身的所长也有所短，都有审美能量的特定蕴积，因此便有这种能量的喷发或衰竭之时，非人力所能强制。这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生活和人性状态的流变，随着一些新兴媒介和新兴手段不可阻挡地出现，每一种体裁都可能出现悄悄的角色位移，比如从青春移为成熟，从叛逆移为守护，或者从中心移向边缘。

小说家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远去，小说的“边缘化”越来越多地成为业内话题，这当然与小说的刺激手段和娱乐功能正在被电子视听产品大量夺走有关，与全人类的感官开发和欲望升级正在加速度向前推进有关。可以设想，也许要不了多久，满足人类体感触觉的新型大众文化产品以及直接植入大脑和肉体的娱乐“猛(芯)片”都能轻易地跨越技术障碍，也会被商家们一一推向市场，而仅仅止于视听的电子消费将不足为奇，甚至很快会沦为半夕阳产业。这难道不是已见端倪的前景么？老体裁总是要遇到新世俗，炫目的商业化现代正在使一切道德规则步步退守，正在使一切文化成果迅速过时和出局，正在使人们被自己的欲望驱赶得气喘吁

吁而不知所终。这是一个小说曾经为之前驱和呼唤的时代，也是一个小说正在因之而滑入没落和困顿的时代。在“猛片”纷至以及更“猛”的一切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的小说能否避免昨天宋词和元曲的命运？或者问题应该是这样：面对这种可能的命运，立足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某种底线，小说还能够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

也许这不是一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只能由小说写作实践来回答的问题。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汉族。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入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历任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等职，1988年以后历任海南省《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现任海南省文联主席。从1974年以来发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作品共两百多万字，出版《韩少功文集》（10卷）以及翻译作品《惶然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部分作品被译成法、英、日、意、荷、韩、德等文字在境外出版。

作家
韩少功

LINGXIU
ZHI SI

责任编辑：赵红玉

责任校对：刘卫红

封面设计：吴颖辉

环扉设计：沐雨人

内文设计：逮彩华

美术编辑：任丽凤

丛书策划：李建华

项目负责：古卫宏 刘树民

李建华 杨济东

贾晋仁 郭红兵

印装监制：李建华

目 录

小说体裁的遗产(代自序)/1

月 兰/1

空 城/14

归 去 来/22

蓝 盖 子/36

雷 祸/45

诱 惑/54

史遗三录/64

谋 杀/69

故 人/84

人 迹/91

鼻 血/97

领袖之死 /	108
北门口预言 /	118
真要出事 /	126
那年的高墙 /	142
余 烬 /	148
暗 香 /	160
山上的声音 /	173
爸 爸 爸 /	184
鞋 癖 /	219
昨天再会 /	239

附 录：

韩少功小说的精神性存在 / 鲁枢元	王春煜 /	284
-------------------	-------	-----

□ 月 兰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 1947 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在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子,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头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而那里的很多社员居然也对我这个长官唯唯诺诺。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都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队上由于前一年受灾减产,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存款。临立春,队屋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似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连猪粪也没几担。这样个烂摊子,怎么学大寨学小靳庄?我急得很。

听熟悉农村工作的同事指点说:进队就要抓肥料,有肥就有主动权。于是,我马上召集男女老少,按照工作队的布置,首先批斗了一个富农分子,并宣布了工作队的一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养猪养鸡数目;立即追还超支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放猪和鸡鸭下田,保护绿肥草籽生长……头几

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抱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道：“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都要退瘦咧！”“如今人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埭里只怕拿命去喂它？”“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吵闹声、请求声和抗议声仿佛要把我淹没。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咕咕啾啾闭了嘴巴。

会后几天，事情还顺利，一切遵令进行。田野一片宁静，村街满是标语，果然气象一新。可是，有次我从大队回来，突然发现田垅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绿色的草籽田里散步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草籽，尖嘴一啄一啄，样子蛮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2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队上猪场边一棵大枫树下的一栋土砖屋里传出一个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那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长辫子，脸相不怎么好看，看着我的时候眼中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色的围兜上急急地擦着。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咯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晓得他咯一阵子要到哪里去了啰？”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垅，一边“呵哧呵哧”地唤，一边甩土坷垃把鸡群中的四只黄鸡婆往家里赶，还夹着骂那个什么海伢子：“咯个背时鬼！囤心咯样野，只晓得玩！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批评，便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其中也有那四只黄鸡婆。我冲着枫树下那栋土砖屋喊：“喂！鸡又下田啦！——”

又无人回应。

“不来这些鸡就……”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女人又跑出来,脸红得像块红缎子,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的海伢子:“……咯个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哧!等他爸爸回来……呵——哧!……”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开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有些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关于她的最初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也碰见过她几次。她出工开会都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开会不发言,也不谈笑,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要是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她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来给大家筛茶,当你接茶的时候她总是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很贤良很勤快。可其他方面却不怎么积极,有次竟来队上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林批孔的批判稿,据说是没文化,而且眼下男人不在家,家务事多,要服侍婆婆,要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3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男人叫吴长顺,两个感情蛮好的。”妇女队长边喂奶边说。

“今晚上学理论,她怎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我决心惩罚她一下,于是便抓住机会,捡石头去打鸡。“啪!”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可一切是徒劳,连扔了十几块石头都没